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三十九回 城隍府賈母慶生辰 芙蓉城寶玉建詩社

話說當下薛寶釵夢中向林黛玉道：「原來你們是到老祖太太和姑爹、姑媽這裡來請安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和鳳姐姐、鴛鴦、晴雯四個人來的。到了那裡，恰是你們同舅母在那裡祭祀的那一天。隔了兩日，又是大舅母他們來祭祀的。又過了兩天，今兒沒事我們便到這兒來走走。鴛鴦姐姐在老太太那裡沒來，我們和鳳姐姐三個人來的。這會子鳳姐姐他在自己屋裡給平兒姐姐說話去了，我便和晴雯來看姐姐的。寶釵道：「怪道昨兒有人說那邊大老太太家王善保家的，在都城隍廟中給鬼打了一頓，說是晴雯呢！我們總沒聽見老祖太太說晴雯在那裡呢，那裡只有司棋、潘又安、珠大太爺、馮淵、秦鍾、智能、焦大、鮑二家的幾個人，所以都詫異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那裡還有崔子虛、夏金桂、張金哥三個人呢。頭一個是張金哥，他是貞節有名的人，很不該給夏金桂在一塊兒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那嫂子，真是提不起的，這會子他倒也得了好處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看他倒比頭裡好了好些，也知道改過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，我想著要和妹妹到王府裡去見見老祖太太、姑爹、姑媽，請請安去，你說使得使不得呢？」晴雯道：「寶二奶奶要去，這會子就走罷。璉二奶奶在他自己屋裡呢，寶二奶奶就坐了璉二奶奶的大轎，我們便一起同去，去了回來再把轎子來接璉二奶奶回去，豈不兩全其美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倒也好，姐姐不要耽誤了，要去就去罷。」

於是，寶釵跟了黛玉、晴雯出了大觀園，由後門出來，三人走到轎前。潘又安看見寶釵，便上來問道：「璉二奶奶還沒出來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這是寶二奶奶，同去請老太太的安去的，回來的轎再來接璉二奶奶罷。」潘又安聽見，便遠遠的打千兒請了安，三人各上了轎，頭裡打了燈籠，潘又安上了馬在後跟著。

不一時，早到了忠■王府，進了大門，穿過大殿，又進宅門，到了內殿上頭，下了轎，早有人在頭裡報信去了。賈母、賈夫人聽見了，便迎出來在內宅門口站住。寶釵、黛玉、晴雯走到面前，賈母看見寶釵，便笑道：「那是寶玉媳婦麼？」寶釵忙上前請安，賈母便指著賈夫人道：「這是姑太太了，你們還認不得呢！」寶釵便也上前請了安，於是到了一上房。

黛玉道：「寶姐姐他要和我們過來請安，便坐了鳳姐姐的轎來了，等回去的轎再接他去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寶姐姐既來到這裡，雖然沒什麼款待，也略坐這麼一坐。鳳姐姐他在那裡老等著呢，還是叫人先接了他回來才是。」晴雯道：「他們人不好進去的，還得我去接他回來呢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也好。」

吩咐外面，備兩乘轎子，仍叫潘又安跟去。晴雯便坐了一乘，外抬了一乘空轎，仍往榮國府去了。

寶釵在上房裡，又重新拜見了賈母、賈夫人並與鴛鴦相見，又請了林如海、賈珠出來拜見了。請安已畢，林如海、賈珠便到外面去了。司棋、鮑二家的等上來給寶釵請了安，丫頭們倒上茶來。賈母又命人去請了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三人來，大家相見。

不一時，秦鍾也上來請安，接著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都上來，大家相見。寶釵見了夏金桂，便欲叫嫂子，因又不好出口。黛玉在旁看見，便道：「這是馮大嫂子，這是崔大嫂子，這是秦大奶奶。」寶釵便叫金桂是馮大嫂子，金桂紅了臉，便上前拉住寶釵，低聲說道：「姑奶奶，你是寬洪大量的人，要求姑奶奶海涵包容我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什麼話呢？」但請放心，咱們不言而喻就是了。」因向張金哥道：「崔大嫂子，我們雖沒會過，卻是久仰大名的。」又向智能道：「這秦大奶奶，我們頭裡也會過的。」智能道：「寶二孀娘，有十幾年沒見你老人家了，早要知道林姑娘到孀娘那裡去，我也跟了來請安了。」

說著，鳳姐也回來了，與寶釵相見，說道：「你們同寶妹妹回來，都不告訴我一聲兒，教我在那裡老等。姑太太評評，他們可是個人麼？」賈夫人笑道：「依他們還要等你寶妹妹回去了，方才接你回來的呢！才剛是我吩咐他們，教先接你去的，要不然這會子你還在那裡呢。」

說著，便擺下兩席酒筵，上邊一席是賈母、賈夫人、夏金桂、張金哥、鴛鴦，下邊一席是寶釵、鳳姐、黛玉、智能、晴雯，大家坐定，獻上酒來。寶釵與鳳姐又說了些別後事情，酒過多巡，菜獻五道，寶釵便要告辭回去。賈夫人再三不肯，道：

「此時才交四鼓，天也還早，我也斷不敢多留的。」於是，又飲了一會，方才散席。

寶釵惟恐已遲，便忙謝酒告辭。賈夫人問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底下答應道：「鍾已打過三下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並不為遲，還沒有寅正呢！」便吩咐外邊備轎伺候，教司棋跟送回去。

眾人送了寶釵到內殿上了大轎，司棋坐了小轎，前面打了燈籠，一起出了王府。不一時，繞到榮府後門，都下了轎。司棋攙了寶釵進去，到了大觀園怡紅院中寶釵上房裡面，司棋便要告辭回來。寶釵拉住司棋道：「你且坐著喝茶，我還有話問你呢！」

「司棋道：「老太太等著回話呢！我要去了。」寶釵拉著不放，司棋死命的爭脫，寶釵便跌倒在地。

驚醒過來，卻是一夢。那時已交過五更，天還沒亮。寶釵細想道：「這回比老祖太太來的又大不相同了。」便翻來覆去的，總睡不著。漸漸天亮，窗紙大明，樹上鳥聲歷亂。寶釵便披衣起來，坐著看時，漸漸窗上紙紅，已有日光，便叫起繡琴、素琴來。桂芳已醒，看見寶釵，便問道：「媽媽今兒怎麼起得這麼早，做什麼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今兒天沒亮醒了，就睡不著，看著天亮的，不如早些起來罷，還睡什麼呢！」說著，素琴、繡琴服侍寶釵起來，桂芳便也起來了。繡琴便舀水進來，伺候寶釵、桂芳洗臉。

寶釵道：「我今兒夜裡頭是和林姑娘到老祖太太那裡去的。姑太太再三的留我喝酒，趕著回到家裡就醒了，再睡不著。」

桂芳道：「媽媽怎麼就不帶了我去見見老祖太太也磕個頭去，我見了老祖太太不用說是喜歡的了，就是老祖太太他見了我，他老人家自然也歡喜的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那是夢裡頭，怎麼能夠帶你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連我們前兒去，也看不見老祖太太呢，你要去了，老祖太太也認不得你，故此前兒沒見老祖太太的人，都不用去呢！」桂芳道：「前兒媽媽要是帶了我，我雖然看不見老祖太太，媽媽你昨兒夜裡去的時候，就好告訴他家人家的了，那老祖太太他不就認得我了麼？老祖太太他要是認得我了，他這回再回家來的時候，他就要問我，和我說話兒了，我那不就認得老祖太太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等明兒再到王府裡磕頭去的時候，再帶你去罷了。昨兒夜裡先是林姑娘、晴雯和頭裡的璉二太太三個人一起來的，林姑娘和晴雯在我這裡說了半天話，我們才同著到老祖太太那裡去的。那璉二太太，他到他自己屋裡去了，我們沒等他出來，便先去了。到了那裡，重新又打發人來接他回去的。後頭璉二太太昨兒夜裡頭必定也是有夢的，我這會子梳洗完了，便到他那裡問他去。」

說著，便帶了素琴出了園子，到平兒屋裡來。轉過粉油的大影壁，進了院子，翠雲看見，說道：「寶二太太來了。」忙上前打起簾子，寶釵走進屋裡，只見平兒梳洗才完，正在洗手，笑說道：「我今兒算起的早了，誰知你更比我起的早。你昨兒夜裡頭到老祖太太那裡去的麼，怎麼就不叫我一聲兒同去呢？」

「寶釵笑道：「我連鳳姐姐也沒教他知道，怎麼還得工夫來約你去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你見了姑老爺、姑太太、珠大爺沒有，他們那裡還有些什麼人呢，你多早晚回來的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是和林妹妹、晴雯去的，到了那裡，還有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兒、鴛鴦、秦鍾都會見了。姑太太再三的留我在那裡坐了席，我怕遲，趕著回來已經五更多天，天快亮了。鳳姐姐回去的時候，才交四更多天，他在這裡也沒多大會兒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們奶奶來時候，還沒三更天呢，和我坐著說這樣說那樣的。他說，我們那天的廟裡祭祀的那一天，他們就來了。又問問蕙小子，他瞧著他倒很歡喜，我就要叫他起來，給我們奶奶磕頭，奶奶不肯，說孩子家他又不認得我，沒的嚇了他罷。又問巧姑娘，他也知道是養了外孫，姑爺做官很好。又問問合家的人，這個那個，原來他都知道，也並不是為老祖太太前兒回來才知道的，他早就知道了。正在說著四姑娘屍解成仙的事情上頭，忽然晴雯來了，說你們已經到了那裡了，請璉二太太快些回去呢！我就向我們奶奶說，奶奶你也帶了我請請老祖太太、姑太太的安去呢！我們奶奶倒也肯的，後來想起來說沒有多的轎子怎麼去呢？他說我一時還不能回芙蓉城去呢，等明兒無事我再來的時候，帶你去就是了。我正要送他出來，他把我一推，就驚醒了。我想著你自然也是有夢的了，故此起來趕著梳洗了，打量就要往你那裡來的，誰知你倒先來了呢！」寶釵道：「怪

不得前兒那邊王善保家的挨了打，說是晴雯，我們還都不信，說晴雯並沒聽見說在老祖太太那裡呢？誰知道，就是我們在老祖太太那裡去的那一天，他們就都來了。」

說著，桂芳來了，先向平兒請了安，便說道：「二大娘，你老人家昨夜裡有夢沒有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給你媽媽是一樣的。你媽媽昨夜裡到老祖太太那裡去，他就不叫我和他同去，你說我該罵他不該罵他呢？」桂芳笑道：「我也說媽媽，你怎麼不帶我去呢？我媽媽說，『你還認不得老祖太太怎麼帶你去什麼呢？』二大娘，我媽媽連我還不肯帶了去，自然也不肯和你去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是他說的明白，連兒子都不帶了去，還帶女兒去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桂小子你很好，我可要撕你的嘴呢！」桂芳笑著忙跪下道：「二大娘饒恕了罷，是姪兒說錯了。」

說著，蕙哥與月英兩個都出來了，見了寶釵請了安，便向桂芳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今兒還不到學裡唸書去麼？」桂芳道：

「我因為今兒還早呢，故過來逛逛的，你們也才停當了呢！」

寶釵道：「你們也該好好兒的唸書去罷。」於是，三個人一齊到園裡家塾中唸書去了。寶釵便也同著回怡紅院來，按下不題。

接著，是甄應嘉升了戶部尚書，賈政等與周瓊等都去賀喜，陳也俊等也去賀喜，薛蝌是屬員，更不消說。大小衙門賀喜官員絡繹不絕，也唱了幾天戲，門前車馬紛紛，甚是熱鬧不題。

再說黛玉、鳳姐等在都城隍王府中，不覺早已兩月。鳳姐一日向賈夫人道：「我們在此已經兩個多月了，芙蓉城裡雖沒什麼事，到底也要回去。況且，他們要來的人多，也得我們去替換他們才好來呢。我們這會子回去了，開年依舊又來請安來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會子已經七月裡了，待等過了八月初三日老太太的生日再回去罷，我也不多留了。」

於是，到了八月初三日這一天，大家一早都給賈母拜壽磕了頭。不一時，聽見外面賈赦、賈政、邢、王二夫人等率領一起榮府裡的大小男女都在外面磕頭。賈母與眾人俱在房內看著點頭微笑。不一時，拜壽磕頭已畢，都回去了，連那些供獻也都搬回去了。鳳姐出來笑道：「老祖宗，為什麼都不出來享用些兒，他們倒都一攬統搬回去了，原來他們也是虛邀老祖宗的。」

「鴛鴦道：『那原不過是盡一點兒心，老太太用不用，他們那裡知道呢？況且，他們來磕頭的，老太太也沒有備壽麵賞他們吃，這會子把供獻搬回去了，也只算是老太太賜他們的克食罷了。』黛玉笑道：『這倒也說的是呢。』這日也沒什麼外人，外頭是本衙門十來個司官馮淵、崔子虛、秦鍾、林如海、賈珠等叫了一班小戲兒，在外頭聽戲。裡頭賈母、賈夫人、金桂、金哥、智能、鳳姐、鴛鴦、黛玉、晴雯等因賈母不喜聽戲，叫了一班八角鼓兒打皮口兒的，玩了一天。

於是，又過了數日，鳳姐、黛玉、鴛鴦、晴雯便告辭了回芙蓉城去。依然坐了原來的兩輛雲車，一路凌鳳踏霧，雲路翱翔，半天的工夫，早到了芙蓉城裡。仙女們見了，忙去報信，尤二姐、三姐、壽可卿、瑞珠路近便先迎了出來，都請到花滿紅城殿上坐定。尤三姐道：「你們一去又是三四個月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們原要早些回來的，當不得老太太再三不肯，你便怎麼樣呢？」說著，寶玉、迎春、惜春、香菱、金釧、紫鵲也都來了。寶玉道：「你們這些日子不來，我就說是他們必定是要等過了老太太生日才回來呢。今兒回來了，可不是我說的話不錯麼。」鴛鴦道：「姑太太定要留著過了八月初三老太太的生日才許回來的，要不然，早就回來了。」說著，警幻、妙玉也來了。大家坐著細談賈母回家示夢，以及賈赦、賈政到廟裡祭祀，鳳姐、黛玉回榮府，黛玉又同了寶釵到都城隍府中之事。

大家說了半天，然後鳳姐、黛玉、鴛鴦、晴雯四人又到赤霞宮去稟見元妃，奏明一切。接著，又是接風酒筵。

不覺又過了一個多月，一日，大家都在絳珠宮裡閒談，寶玉道：「我上回說的，左右無事，不如起個詩社倒還有趣呢！」

那裡知道七事八事的就耽誤了，直到如今，差不多兒竟有一年了。這會子，一點事兒也沒有了，人又齊了，這社可要起的成了呢！」香菱道：「且先要算算那是幾個人呢！你一個，我一個，我們師傅自然要算一個了，這才得三個人。那是那幾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二姐姐是四個，四妹妹是五個，妙師父是六個。」

迎春、惜春道：「我們的詩都去不得，而且丟久了，不用算我們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誰的詩，又怎麼好呢麼？你們要再不算，就沒有的人了，管他好不好，不過是玩兒罷了。」香菱道：「警幻仙姑他的詩就很好，可以請了來算一個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就托妙師父轉請罷，一定是要算一位的。明兒稟明了元妃姐姐，也是要求請了算一位的。可不就有了八個人了麼？」當下計議已定。

到了次日，寶玉便把這事稟明元妃。元妃大喜道：「我倒歡喜這些事的呢！既這麼樣，明兒起社就在這這裡罷。你便預告告訴他們，都不要拘什麼禮才好。況且，這也是文墨事情，須要灑脫，不可拘謹。你不見古人還要解衣磐礴呢麼！」寶玉答應，過來告訴眾人。眾人都道：「娘娘自來是喜歡翰墨的，因為拘於禮范，故不能常時舉行。今兒既有這旨意，我們明兒就遵旨，不要過於拘謹，盡可隨意而行，但不致於放誕就是了。」

妙玉已經請了警幻仙姑，也應承了。

香菱道：「我們明兒這社裡，用什麼題目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此刻芙蓉盛開，明兒就以芙蓉城的芙蓉為題，每人七律一首，也不限韻。這社就叫芙蓉詩社，何等不好？頭裡詠梅花、桃花、柳絮、海棠、菊花，從沒有詠過芙蓉的，況兼這芙蓉也是花中美品，而且又是本地風光呢！」惜春道：「晴雯是芙蓉女兒，他還是芙蓉之婢，還是芙蓉之主呢？」香菱道：「他還不能算芙蓉之主。瀟湘妃子從前行酒令，掣得芙蓉花簽是『風露清愁』四字，一句詩是『莫怨東風當自嗟』，那芙蓉花，除了他也沒人配得上，他才算得是芙蓉之主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社幾時起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還要等到幾時還好，就是明日罷了。」大家說定，各自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警幻仙姑、妙玉、黛玉、香菱都到赤霞宮來，會了迎春、惜春、寶玉，一起進去面見元妃。元妃道：「我昨兒已對寶玉說過，列位都知道了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謹遵娘娘的旨意就是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這麼說，還是拘謹的了，以後不准說這些話，愛坐就坐，起居如常，也不用謝坐等類一切繁文。」眾人都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元妃笑道：「今兒八個人，倒有我們姊妹四個，這正是『群季俊秀，皆為惠連，吾人詠歌，獨慚康樂』了。」警幻仙姑道：「今兒詠的是芙蓉，要是詠的桃李，就是娘娘的太白了。」於是，擺下八副筆硯，各人散坐構思。宮女、仙婦們旁邊伺候，倒茶、添香、磨墨、拂紙。不多一時，元妃的詩早已一揮而就，說道：「你們誰先有了，誰先交卷。我是不計工拙叉手而成，已經先有了。你們且先來看看。」要知元妃之詩說些什麼，留作下回細表。